

天气改变历史

(英)埃里克·杜尔施米德(Erik Durschmied) 著

吕洪艳 译



The Weather Factor:
How Nature Has Changed Histor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NENUP.COM



(英)埃里克·杜尔施米德(Erik Durschmied) 著

 吕洪艳 译

天气改变历史

TIANQI GAIBIAN LISHI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THE WEATHER FACTOR: HOW NATURE HAS CHANGED
HISTORY by ERIK DURSCHMIED

Copyright: © 2000 by ERIK DURSCHMI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气改变历史/ (英) 杜尔施米德著; 吕洪艳译.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书名原文: The Weather Factor: How Nature has
Changed History
ISBN 978 - 7 - 5602 - 5530 - 9

I. 天… II. ①杜… ②吕… III. 气候影响—历史
事件—世界 IV. 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4076 号

☐ 策划编辑: 赵铁峰 梅亦霖

☐ 责任编辑: 沙铁成 ☐ 封面设计: 张 然

☐ 责任校对: 孙维石 ☐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政编码: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85695744 85688470

传真: 0431 - 85695734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 935 号 (130033)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2 mm×238 mm 印张: 10.5 字数: 173 千

定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致谢]

对于任何一位讲述真实事件的作家而言，他的作品都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人的那些成果，从拉丁的文字到当代的报道，都是他对那些戏剧性的事件（有时是可以避免的）得以阐发评论的基础，尽管这些文献经常被低估或者查禁。然而，在事件发生之后，一切都已备录在案！

在这些事件之中，有些尽管在相对数量上并不多见，但是，通过它们对人类记忆中真实发生的大规模战役的历史影响，我们是可以对之加以比较的。例如，公元9年条顿堡发生的事件，目睹了大约4万名战士面面相觑的情景；而在1941年的莫斯科战役中，4万门大炮轰隆作响，上百万名战士丢了性命。然而，无论大小，对于历史而言，这些事件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我求教于当今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借鉴和指导。包括罗马人塔西佗的记述在内的其他文献，内容十分详细，都可以在大一些的图书馆中找到。我希望向这些文献的作者们表达我的谢意，他们的成就为我的作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激发了我的灵感。我要特别感谢地缘战略学家皮埃尔·加卢瓦将军（法国空军，已退休）、西点军校历史学家肯·汉堡上校（美国陆军，已退休）、德国特种部队原指挥奥托·斯科尔兹内上校（已去世）、爱尔兰的历史专家罗伯特·基、从那次可怕的台风中幸存下来的美国军舰“杜威”号船长雷蒙德·卡尔霍恩上校（美国海军，已退休）。他们的亲身经历是本书成书的关键。

我还要感谢为我提供参考的各家研究所，没有它们的帮助就没有这部著作：德国历史所（巴黎）、日本文化所（东京）、巴黎市图书馆、荷兰研究所（巴黎）、美国军事学院图书馆（西点军校）、国家档案馆（巴黎）、爱尔兰大学档案馆（巴黎）、军事历史研究所（维也纳）以及其他研究机构。

目 录

引 言	1
《圣经》如是说	3
迷失的瓦卢斯军团	7
神 风	25
巴黎雨夜	35
冻结的舰队	47
勇士特库姆塞	57
两座要跨越的桥	69
马铃薯大饥荒	83
白色死亡	95
突 变	107
海 难	109
火 海	123
不测风云	147
“主宰 2025 年的气候”	151

[引言]

“……风力微弱，风向多变……”

天在下雨时，人人都挨浇。

——通俗谚语

你要是谈论起天气，每个人都会侧耳倾听。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随着你的闹钟响起，一个甜美的声音问道。你从床上爬起，摸索着来到窗前，睡眠惺忪地抬头望望灰色的云，又向下看了看地面的水坑，你叹了口气：“下着雨呢。”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人也在叹着气。农场主叹气，是因为暴风雨刮倒了他的麦田；一对即将举行婚礼的年轻人叹气，是因为他们的花园派对因雨天而泡了汤；将军叹气，是因为刚刚得知他的坦克陷入了泥潭。他们委实不走运。

“……风力微弱，风向多变……”天气预报成为无数人在早晨要知道的第一个消息。整个国家的情绪随天气而变，对于那些露天作业的人尤为如此。渔民，建筑工人，骑自行车的人，他们都不得不忍受着天气之神反复无常的脾气。士兵们也是如此。还有一想到水灾就不寒而栗的保险经纪人。对于他来说，最为明智之举莫过于将任何自然灾害都定义为“神力所为”。

“神”的行为和天气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罗马军团的毁灭，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将来也是如此。

老人抬头望着聚集的云团。“现在只能做一件事。”

“什么事？”他的妻子问道。

“祷告。”

然后，风来了，摧毁了人类不辞辛苦创建的一切。

[《圣经》如是说]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创世记 6：17》

“同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创世记 7：17》

“你必须建一艘船，”那条狗对他的主人说，“并将你所有要拯救的东西放进去；因为大雨将至，陆地将被淹没。”

——美国切罗基印第安人的部落传说^①

当一位考古学家的铁锹碰到一个坚固的物体时，最初的 1 000 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应声而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那一天，巴比伦的尼尼微城是怎样的激动。它在地下静静地躺了几千年。^② 为了纪念公元前 3 000 年左右统治苏美尔的一位神话般的人物——国王吉尔伽美什，他们赋予它这样一个名字——“吉尔伽美什史诗”。这会不会是最初的《圣经》的一部分？1872 年，乔治·史密斯将史诗《吉尔伽美什》的一部分翻译出来，证明了史诗《吉尔伽美什》是最早记载诺亚和大洪水的文献：

……我开始将他们运上船，我所有的家人和亲戚，地里的野兽，田里的牲畜，工匠，我全都让他们上了船。我进入船内，把门关上……

从天边飘起一片黑云……

所有光亮的东西都陷入了黑暗之中……风刮了六天六夜，洪水肆虐，暴风雨踏平了陆地。在第七天的黎明时分，暴风雨有所减弱，洪水像军队一样发动了一场战争，而全部的人类都化为了一片泥沼……^③

最近的研究指出，“圣经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5 600 年的黑海地区。在那个时候，一座坚实的堡垒——博斯普鲁斯海峡——阻断了源自地中海的甜水

① 古代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以及希腊人的版本也都记述了同样的关于最初的洪水的故事。

② 大概著于公元前 700 年左右，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在更早的时候。

③ 查尔斯·伯利兹：寻找诺亚方舟。

湖。气温上一次突然的变化（地球时钟上的“突然”就意味着几千年的时间）导致了欧亚冰层的融化。这使得洋面上的水位升高，在距今 7 600 年的时候^①，阻碍海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终崩塌。海水以惊人的速度畅通无阻地涌入黑海。大约 155 000 平方千米的面积被海水淹没。大洪水迫使狩猎和采集者向遥远南部的埃及和巴比伦迁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初的北方部落会出现在法老统治下的《圣经》之地。关于他们那次奇迹般逃脱（在诺亚的方舟中）的神话，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流传，最终写入《创世记》和《吉尔伽美什》中。

大气状况的突然变化将导致灾难出现：飓风、洪水、暴雨、干旱、酷热、严寒，自然界的灾难形式永无穷尽。突如其来或者不可预测的猛烈的气旋，同自然界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一起，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风云突变，人们跪下祷告，祈求神助。有的时候神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更多的时候，神拒绝了。

自远古以来，自然界的力量就一直影响着历史。曾经遍布全球的巨型生物随着气候的变化逐渐灭绝了。气温的突然下降导致了凶猛的食肉动物和恐龙的灭绝。随即出现了一种能直立行走的生物，他裸体奔跑，忍受着冷和热两个极端的痛苦。他最初的行为是杀死一些毛皮动物，然后用受害者的皮毛来包裹自己。他从被雷电击中的树上折下来一块燃烧着的枝干，将这火炬运到他的洞穴中，点燃最原始的营火。继“火的时代”之后，“工具时代”到来了，人们开始建造一些原始的遮身之所，用来躲避阳光、风和雨雪。它能保护他们免遭日常天气变化以及季候更迭带来的烦扰。

在我们的地球上，人们的生死一直依赖于气温上下浮动的那几度。可以想象，当白天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冷而夜晚变得越来越长的时候，原始人将是怎样的恐慌。他们肯定在想：太阳还会回来吗？难怪人们会因此将天气视为某种超自然的、神灵或魔鬼执掌的事情。一直以来，天气不是与恶魔联系在一起就是与神灵相关。我们的祖先向天发问，向圣徒发出祈求，却遭天降灾祸。他们转向青蛙和历书，寻求有关雨水和阳光的信息。他们跪倒在保护神的神像前，祈求得到维持生命的水，或者中止正在淹没他们的洪水。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恳求上苍。

今天，我们知道冬去春来的规律，也确信黑夜过后白昼即来。我们还知

^① 这个时间是通过钻入格陵兰冰盖并研究其冰层估算出来的。

道更多。例如，在月运周期的一段时间内^①，人口出生率会有所增加。科学家会将这种现象与地心引力、光、地球磁场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这些因素影响了人类的性行为。在我居住的村庄里，农民们早在超型计算机时代之前就熟知这个规律。通过卫星从太空发回的图像，气象学家可以了解格陵兰上空云的形成，亚速尔群岛上空的反气旋，还有婆罗洲的空气湿度，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比我村庄里那些农民的消息更为灵通呢？我们的农场主听完气象预报后，就开始依照他们祖先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判断：他们用力嗅一下空气，竖起手指，测试风的方向，还研究牲畜和飞禽的紧张状态。只有在一切都令他们满意时，他们才开始种植树木，或是播撒玉米。当向日葵在7月垂下头时，表明雨水将至。当8月开始下雨时，它会毁掉麦收，而明年的1月就会出现大量的块菌。为什么？对于那个神秘的现象，甚至我们的牧师也不能予以解答。

每天都留心去听天气预报的那些人，会对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或几天的天气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有一件事是科学家和农场主都无法预测的：气象灾难究竟何时到来？当它来临时，随之而来的还有大自然不可遏制的力量，无论是台风、雪崩、猛烈的洪水、刺骨的霜冻、可怕的森林大火，还是杀人迷雾，等等，都是一样的突然，一样的致命。天气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深远而又持久。兵团在一次雷暴中毁灭，舰队在一次台风中沉没，坦克在泥沼中陷落，一支入侵军队冻结而亡，一次原子战争甚至还未开始便告终结。

带来坏消息的并不总是恶劣的天气。对于军事行动的策划者而言，同糟糕的能见度一样，好的能见度也会是一个致命因素。在“良好的大气条件”中发生的任何一次突然的变化，都能将一次策划周密的计划变成梦魇。利用大雾掩护发动的进攻，在大雾散去后就会陷入恐慌，因为轰炸机可以清楚地锁定它们的目标。但是，对于相信天启的大众而言，不管关于风暴灾难的预言如何变化，它代表的含义始终未变：令人毛骨悚然的瘫痪和恐慌。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们一直嘲笑那些胆战心惊的胆小鬼。现在，他们自己也要开始落荒而逃了。

过去，气象预测主要是凭经验作出的猜测，准确与否就要看上帝了，全凭运气。预测天气是件冒险的事，我们对天气进行的一些确信无疑的判断，仍有可能被最近的气候报道所推翻。今天整个世界都在倾听气象员在全球媒体上滔滔不绝。他的天气预报成为一个经济指针：农场主、卡车司机、海

① 一个女性的月经周期正好是月亮的一个完整的周期，即28天。

员、客机飞行员甚至股票经纪人都在将收音机调到这个频道：“……预期午后将有大雨，伴有大风……”

《圣经》洪水可能是第一次被记载的、深刻改变历史的天气因素。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和他们目前的记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自那些《圣经》时代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每况愈下。人类不得不一直与大自然的力量作斗争，这种斗争发生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人类彼此之间的斗争。但是，当这两种力量（天气与人类之间的冲突）发生抵触的时候，灾难将不可避免。

此为天灾，不可抗拒。

[迷失的瓦卢斯军团]

公元9年9月11日

“瓦卢斯，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

——公元9年，奥古斯都皇帝^①。

时值公元9年，切鲁西^②领地一个秋季的夜晚。在浓密的松柏之上，金黄色的天空中黑压压的尽是吃腐肉的乌鸦，随之而来的是一队士兵，如巨蟒般蜿蜒前行在原始森林之中。几个小时以来，三个罗马军团一直沿着这条狭窄的小径费力行进，这条路本是一条羊肠小道，不适合大队车马通行。先头部队不得不在大量的矮丛林和附着在地面上的匍匐植物的羁绊中艰难摸索；他们裸露在外的四肢饱受刺痛，满是划痕，很快又有蚊虫叮在化脓的伤口上。前方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石堆，顶部堆砌着白森森的骷髅头，这是供奉异教神灵的祭坛，昭示着这里住有信奉该宗教的土著部落。但是对于只能看清眼前很小一点区域的罗马军团先头部队而言，一切都是宁静祥和的，只不过偶尔有一两只松鼠或野兔在地面掠过而已。然而，从罗马保民官、百夫长到军团的每一个人，对于这个陌生的环境也都忐忑不安，紧紧靠着高耸的树林一侧前进。这里的路如同隧道一般，纷乱交错的枝干悬在上空，用它天然的半影形成了一个穹顶；树丛间的过道狭窄而封闭，弓箭手如果在这里遭遇埋伏，他们的弓箭根本无法得以施展。面对他们衣着华丽的保民官，富有经验的百夫长并不敢告诉这位奥古斯都皇帝^③的近亲，在没有派人到前方进行侦察，并对军团侧翼进行保护的情况下，在这片充满杀机的荒野中行军是何等的轻率。每当罗马人来到一个弯路时，他们总是希望这是最后一个弯路，过去之后便会到达开阔的平原。但是弯路总是接踵而至。眼前的道路如同溪流，蜿蜒曲折，从森林，到沼泽，又从沼泽延伸到森林深处。罗马人只能随波逐流，任由摆布。他们被沼泽包围。稍不留神便会连同他们笨重的盔甲一起被沼泽吞噬，招致杀身之祸。即便他们穿越了沼泽，前面又总是不断出现令人不安的、深不可测的黑森林。

①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公元2世纪。

② 布伦瑞克。

③ 公元前12年，随着雷比达的去世，奥古斯都成为最高祭司。

跟随在军团后面的是一支杂牌军，有马车、牲畜、手推车、厨师、高利贷者、妓女，也有怀抱着咿呀学语、尚未断奶的婴孩的妇女，以及所有来自混合军队中凑数的流浪者，这样的混合军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区内随处可见。在一片痛苦的叫喊声和咒骂声中，这群乌合之众前推后搡着想要跟紧前面的罗马军团。他们那些满载的马车吱吱嘎嘎地在齐腿高的矮丛林中上下颠簸着，不时陷入罗马军团给养输送车留下的深深的车辙中。每个人都在祈祷，期望赶快通过这片邪恶的森林。

在这片森林中，感觉不到时间，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在切鲁西贵族阿米尼乌斯的带领下，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先锋队行进至一个弯路附近；当第一批罗马军队到达同一个弯路时，切鲁西人已经消失在森林中。阿米尼乌斯和他手下的侦察兵是唯一知道森林出路的人，所以当罗马人来到路口的时候，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在原地徘徊。一天的行军已经让这些罗马人精疲力竭，根本没有听见树枝断裂的声音。突然，几个满身是毛的可怕的家伙出现在罗马人面前。他们手执长矛，剃了光头，目露凶光。罗马人震惊不已，等他们回过神来，这些奇怪的家伙早已逃远。罗马军团的一支分遣队前去追赶，但是不见他们的踪影。这些家伙的出现是一个高明之计：它将罗马军队引到了一条路上，这条路直通一个埋伏圈。

“他们在这里，就在附近。”罗马军队小声嘀咕着。但是，他们究竟在哪里呢？答案将很快揭晓。^①

半个世纪以前，公元前59年，天生的勇者、桀骜而又冷酷的尤利乌斯·恺撒以平定高卢为开端将罗马外部的疆域推至莱茵河。他下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便是将帝国的边界跨越莱茵河，直至德国中部的大河流域，以此来确保他的上意大利和罗马以及普罗旺斯不受阿勒曼尼部落的侵扰，该部落被狄奥·卡西乌斯的编年史描述成“最卑贱的贱民部族”^②。

在切断了日内瓦隆河上的桥梁后，恺撒成功地制止了25万赫尔维蒂人的入侵，随后他又转向北方，在阿尔萨斯平原击溃了阿里奥维斯图斯王和他的苏埃维亚骑兵；随即带领8个军团穿越莱茵河，平定了科隆和波恩地区。在特里尔，20万阿西佩蒂斯人无法与恺撒纪律严明的5万大军相匹敌。面对罗马的军事力量，许多部落酋长纷纷溜走，以免被捕。恺撒设下盛宴，将逃

① 来自同时代罗马作家塔西佗·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的记载。

② 转引阿西尼厄思·夸德拉图斯的说法。（整体而言，阿勒曼尼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走的部落首领全部邀请回来，允诺宽恕他们并要馈赠礼物。结果这些首领刚刚落座，便被恺撒的军队砍掉了脑袋，恺撒随即对这些群龙无首的部落进行猛攻，并开始了大肆屠杀。^①

罗马共和国随西赛罗而亡，罗马帝国随恺撒而生，这个帝国建立于征服的精神之上，将自己的统一归功于它庞大版图内永存的战士。它的军事威望来自军事力量的牢不可破。罗马的军团无处不在，他们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拉拢盟友，阻断蛮族入侵之路。罗马凭借强大的主权决定着战争亦或和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在恺撒时期，许多日耳曼部落从森林里的壁垒中搬到了开阔的平原，并在适合耕种的平原上尤其是主要河流的沿岸建立了村庄。这导致了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冲突；在开阔地带，蛮族无法与训练有素的罗马战争机器相抗衡。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恺撒穿越科布伦茨附近的莱茵河，打败了苏刚布里。恺撒是这样形容苏刚布里这个部落的：“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便是狩猎与征战，而且不畏艰难。他们吃的是牛奶、奶酪和肉，对农业耕种毫无兴趣。他们的首领完全有理由担心他们的人民弃农从武。”^②从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猜测，大多数日耳曼部落均出身于游牧部落。恺撒很快发现，异教部落之间互相敌视。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和投机者，恺撒巧妙地运用了这一信息，对它们实行分而治之。恺撒的遇刺使他最终未能实现对日耳曼的征服。在他死后，他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被弃之不用，以罗马长矛为后盾的高压势力取而代之，大行其道。

据日耳曼亲密无间的历史编纂者塔西佗^③的记载，日耳曼人“身形巨大，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双眼。他们没有铠甲，只有短小而致命的矛，以及健壮的身躯，因此很容易被罗马弓箭手的弓箭射杀”。

蛮族与罗马入侵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内心不可动摇的信仰。他们信奉凶猛的神，这是一种与人类精神认同相背离的信仰：“众神皆有定数，终点即是死亡。”^④英灵殿是众神的居所，这里也是一个死去勇士们真正可怕的聚集地，这些勇士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战争之上。英灵殿是一个极端之地，既有熊熊烈火，又有无尽的黑暗。这样一个尚武的天国中，是没有爱神或美神的

①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1916年，欧内斯特·加里翻译）。

② 恺撒·高卢战记。

③ 塔西佗（公元55—101），日耳曼尼亚志。

④ 见《前埃达》。这是一本类似于《启示录》的神话诗集。

容身之所的；这里的女性叫华尔裘丽雅^①，负责在战争中执行奥丁的旨意。奥丁决定谁应该死去，再由华尔裘丽雅引导倒下的英雄们穿越英灵殿的大门获得永久的荣誉，并将他们装酒的角形杯填满；光神巴尔德被他双目失明的孪生兄弟霍德谋杀；婚姻之神弗丽亚要照看现世的灵魂；众神之父奥丁（也叫沃坦）冷酷无情^②，他甚至将自己不听话的女儿布鲁恩希尔德放逐到一块炽热的岩石上。泰尔是战神，弗丽亚是位华美的金发女神，战死沙场的勇士们，一半都被她取走，对于勇士们而言，为美人而死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众神之中最为凶猛的莫过于雷神索尔。他手执雷电的标志——米奥尔尼尔神锤，掷出雷霆，击毙敌人。^③ 因此，作为神的声音，闪电与雷鸣成为打胜仗的好兆头。

按照部落的风俗，战士在战争中要拥有同他们的首领一样的勇气，通过自己的英勇行为增加首领的荣耀。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是“众人之父”，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执掌着生杀大权。然而，首领并非独裁^④，任何事关整个部落的决定，例如同自己的比邻作战，都要听从长老会的意见。一旦长老会同意开战，首领便是最高指挥官。在这个意义上，阿勒曼尼的统治是民主制与封建制的奇特混合体。

任何一个成功首领都掌握着一样重要的武器：暗中作祟。要想战胜敌人，尤其是罗马人，使用任何手段都是诚实而又可以接受的。“对付这样的土著人，最好的防守便是怀疑。”斯特拉博^⑤的预言后来被证明是无比正确的。

带领罗马军团向易北河进发的是总督多米第·阿赫纳布拉布斯（公元1年）。奥古斯都皇帝为此向他颁发了胜利徽章。他的继任者是马库斯·维尼休斯（公元4年），他曾跟随提比略出征威悉河。接下来的统领便是普布里乌斯·昆蒂利乌斯·瓦卢斯。瓦卢斯在公元前13年被提升为总督，自公元6年开始掌管莱茵河的军队。他的军团为了“维护和平”而穿越界河，如同蝗灾般将地里的作物席卷一空，并将所得的粮食作为冬季给养运走，当地的村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只能在饥饿中等死。如果所抢的粮食不够，罗马税收官员

① “华尔”代表被屠杀的人。

② 塔西佗在公元98年便有所提及。

③ 星期四又称“雷神之日”，就是以索尔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他的标志，锤子被视为珍宝，出现在众多勇士的墓中。

④ 希特勒喜欢将自己刻画成一位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⑤ 斯特拉博，也译为斯特拉波，希腊地理学家（公元前58～公元25），《地舆志》的作者。

便会去侵扰当地的百姓，抢走一切值钱的东西。戒指等装饰物 and 个人的武器都被没收并在士兵间瓜分。如果哪个部落胆敢反抗或者拒绝缴税，瓦卢斯的士兵便将全村的居民绑到树上。幸存下来的人逃到森林中，组成几队人马，依靠土地生存（这几乎对改善村民的生活没什么帮助）。他们攻击罗马巡逻队，而作为惩罚，罗马人派出探险队将怒火发泄到了无辜而又毫无还手之力的百姓身上。但是，像所有其他驻军一样，面对这些微不足道的敌手，罗马人的士气开始日渐涣散。在普通士兵奸淫妇女之时，他们的长官们饱食终日，到后来甚至让当地的村民来为他们运送战利品。的确，这里有太多非正义的行为；但罗马远在天边，而皇帝又只顾着他在东方的征服活动以及宫廷的明争暗斗。

公元前 17 年，苏刚布里部落发生叛乱，罗马保民官马库斯·洛利斯被关押在一片沼泽区，他的士兵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尽管这次打击更多的是奚落保民官的肖像，而非持续破坏罗马的军事力量。马库斯·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①写道：“在奥古斯都皇帝所有的战争中，他还从来没有遭受这样的挫败；这次在洛利斯和瓦卢斯的手中，罗马却输得很难看。”

这次失败向奥古斯都皇帝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奥古斯都一直专注于修建他尚未完成的边境——南至多瑙河，西至莱茵河，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凸角，极易受到攻击。因此，在罗马的莱茵河与多瑙河军队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联系便显得至关重要。^② 这位皇帝的军事战略亟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稳固的河流分界线，大致走向为不来梅—波希米亚—维也纳。^③ 他调集重兵向远东推进，直至威悉河，以此阻止蛮族穿越阿尔卑斯山攻击高卢或南方。

奥古斯都将这次任务交给了他的两个养子，保民官德鲁苏斯和弟弟提比略。^④ 德鲁苏斯是野心勃勃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只对叛离的苏刚布里实施惩戒，更想侵吞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整个区域。他将指挥部设在美因茨。公元前 11 年，德鲁苏斯的军队从莱茵河岸边两处防守严密的阵地出发，到达一片未知的领地。这次推进将他带到了东部图林根的哈尔茨森林，这里是马科曼尼人的领地。然后，德鲁苏斯又向西进入切鲁西人的疆域。在他平定该部落之后，又穿越布伦瑞克，向易北河进发。在易北河，德鲁苏斯的远大抱

① 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简略的罗马史》。——译者注

② 直至公元 90 年多米提安皇帝建立了一些坚固的据点之前，这种联系一直未能实现。

③ 类似于拿破仑成立“莱茵同盟”以抵制俄国和奥地利、保护法国东部边界的战略。

④ 利维亚的儿子。利维亚后来成为奥古斯都的妻子，她处心积虑地使奥古斯都皇帝将德鲁苏斯和提比略都收为养子。公元 14 年，提比略继承了奥古斯都的王位。

负戛然而止。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坠马身亡。提比略接管军团。与他杰出的先辈恺撒一样，提比略洞悉蛮族的巨大缺陷，即部落内部的猜忌。提比略知道，通过种种许诺和礼物，便可以让各部落之间彼此敌视；他们的勇士虽然身形高大，令人不敢直视，但是并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罗马人熟练运用的策略是罗马对日耳曼战役常以胜利告终的决定性因素。在分崩离析后，蛮族在罗马军队面前总是落败。

到公元前7年，日耳曼北部已被罗马人占领。这些部落虽被征服，但是和平远未实现。公元1年，切鲁西人公然谋反，奥古斯都深感事态严重，命令总督提比略返回日耳曼，巩固罗马统治权。^① 提比略召集军队，以一贯的残暴作风击溃了切鲁西人和他们的比邻伦巴第族人，航行来到日德兰半岛。在这里，他的军队被困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雪中。在卡农图姆^②重新集结军队后，提比略穿越多瑙河，向波希米亚的马科曼尼人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保民官萨图尼努斯带领另一支队伍从莱茵河出征。此时伊利里库姆和潘诺尼亚发生叛乱，提比略不得不放弃在波希米亚的战斗，匆忙赶到南部镇压叛乱，马科曼尼人也因此逃过灭顶之灾。

提比略深知，就这样离开刚刚征服的疆域并非明智之举，于是留下五个军团，负责驻守他沿日耳曼中心河流修建的堡垒。这里的领导权被授予了由王室任命的保民官普布里乌斯·昆蒂利乌斯·瓦卢斯。瓦卢斯愚蠢又懒惰，只知道享受安营扎寨的安逸，不适应真刀实枪的战争。^③ 瓦卢斯是马克·安东尼女儿安东尼亚之子，也就是安东尼的孙子，他又聪明地娶了奥古斯都皇帝的侄孙女为妻。作为腐败的叙利亚总督，他横征暴敛，积聚了大量财富。叙利亚人屈服于他的种种要求，但是日耳曼人并未屈从。

随着高卢的平定，以及提比略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日耳曼部落已经群龙无首，于是瓦卢斯的工作变得十分轻闲：他的驻军生活便是一个又一个的宴会、暴食和高级妓女，所有这一切花费均由当地的税收支付。由此，瓦卢斯为他的士兵们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下面的士兵开始变得无所事事，武备废弛。瓦卢斯统辖的五个军团都不再进行常规的军事操练。士兵们偷鸡摸狗，四处征税。他们强抢民女作为自己的姘妇，军营成为棚户区。

① 他的官位已经获得提升。

② 海茵堡，地处维也纳附近。

③ 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